

朱太河 著

定心剑

卷一

浪漫的武侠情缘 + 严谨的工科思维
三清博士十年力作，起点武侠人气作品。

随书附赠精美路线图明信片

武林巅峰，
散花仙翁，
雌雄双煞，
了无神僧。
一首歌诀，
道出了神出
鬼没的各路
顶尖高手。
一把定心剑，
牵出了江湖中
的恩怨情仇。
一个小和尚，
见证了尘世间的
善恶美丑。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 Ltd.

朱太河 著

定心剑

卷一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 Ltd.

内 容 提 要

“武林巅峰，散花仙翁，雌雄双煞，了无神僧。”这是一部很生活化、很有真实感的传统武侠小说，尽量细致全面地反映书中所设定的时代的社会文化、各地的风俗习惯、各种人物的喜怒哀乐。尤其是很多小角色的刻画，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作者文字讲究、描写细致，符合逻辑、情节合理，心理真实、情感细腻。读者可以享受到很强的代入感，以书中人物的视角观察周围事物，经历故事发展，感受喜怒哀乐。

全书共八卷，本书为第二卷，共24章，故事包括：揭示因果、楼烦救女、神秘劫杀、丐帮危机、西行历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定心剑·卷二 / 朱太河著. --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7.6

ISBN 978-7-114-13802-7

I. ①定… II. ①朱…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0573 号

DING XIN JIAN

书 名：定心剑·卷二

著 作 者：朱太河

监 制：邵 江

责任编辑：陈力维

特约编辑：童 亮 刘楚馨

营 销：吴 迪 刘 君 张龙定

文字编辑：查海敏

出 版：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0011)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外馆斜街3号

网 址：<http://www.ccpress.com.cn>

销售电话：(010) 59636983

总 经 销：新世界青春(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720×960 1/16

印 张：16.5

字 数：289 千

版 次：2017年6月 第1版

印 次：2017年6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14-13802-7

定 价：39.80 元

(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的图书由本公司负责调换)

（一）——关于身份

1. 古时民间对医生的俗称，北方称“大夫”，南方称“郎中”。本书主要场景都在北方，故采用北方的说法。

2. 车把式：北方指赶马车的人，车夫。

3. 看青的：北方某些乡村地区，为防止成熟的庄稼或是瓜果蔬菜被偷，收获季节在田里看护的人。

（二）——关于地名

1. 太白山：济苍生和吴秋遇隐居的太白山，也叫太白堆山，属太行山一脉。不是陕西的太白山。

2. 宁化：书中出现的宁化，是指明洪武年间的宁化所，在今山西忻州宁武关一带。不是福建的宁化县。

3. 蓟州：今天的天津市蓟州区（2016年以前为蓟县）。春秋时期无终子国都城。秦朝设无终县。隋朝改为渔阳县。明洪武年间，撤并入蓟州。

4. 楼烦：今山西省娄烦县。楼烦原是古老民族或部落名称，后演变为地域概念。明末清初开始出现“娄烦”写法。本书采用明初的名称。

5. 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曾有金陵、建康、江宁等名称。明朝开国建都后，改名“应天”。书中选用了大家更为熟悉的“金陵”这一名称。

6. 地名大多根据史料采用明初的名称。例如山西省应县，当时叫应州。



目 录

1 前情介绍

揭示因果	4	第二十五章	两奇遇险
	14	第二十六章	公子纠结
	24	第二十七章	白龟祝寿
	33	第二十八章	山庄武斗
	42	第二十九章	化解危局
	51	第三十章	前因后果

楼烦救女	64	第三十一章	汾河渡口
	71	第三十二章	义救弱女
	81	第三十三章	灵儿吃醋
	94	第三十四章	遭逢变故
	106	第三十五章	再救兰英

神秘劫杀	120	第三十六章	柳巷惨剧
	130	第三十七章	冤家路窄
	141	第三十八章	投奔丐帮
	154	第三十九章	土岗劫杀

丐帮危机	164	第四十章	紧张备战
	175	第四十一章	暗有阴谋
	185	第四十二章	窑台决战
	196	第四十三章	议定西去

西行历险	208	第四十四章	幽谷惊魂
	219	第四十五章	湫水道别
	230	第四十六章	波罗边寨
	238	第四十七章	马匪行劫
	247	第四十八章	风云客栈

255	主人公行进路线图（卷二部分）
256	后续情节



前情介绍

吴秋遇随师父下山寻找贺兰映雪，途径朔州，济苍生遇害。吴秋遇结识小灵子，去铁拳门复仇，到邵家门送信，用计逃离虎口。江寒喜欢师妹邵九佳，千方百计献殷勤，不惜算计害人。吴秋遇和小灵子到天百山庄做客，惊险不断。

揭示因果

扶危济困真侠士，
负义忘恩是小人。
莫道私心无公议，
终归后果有前因。





第二十五章 两奇遇险

祁少城陪着曾可以和曾婉儿在山庄里逛了一会儿，一直送到给他们安排的住处。正要进屋，忽然有家丁找来报信：“公子，外面有两个自称乡野三奇的，要进府找老爷。我看他们来者不善，没敢惊动老爷，请公子先出去看看吧。”曾婉儿知道乡野三奇，但是现在不想多事，因此没有在祁少城和曾可以面前表露。曾可以没跟乡野三奇打过交道，听了也没往心里去。祁少城当即告辞，匆匆离去。

什么叫隔墙有耳？偏巧这事让院子里的蒙昆听到了，他不露声色，等曾可以和曾婉儿进了房间，便找到正在一起耍闹的柯老三、白鹿司、郝青桐、鲁啸等人，把乡野三奇找上门的事说了。

郝青桐知道蒙昆想干什么，不愿意跟着掺和，便找个借口走了。

柯老三和白鹿司原不知道乡野三奇是谁，被蒙昆几番煽动，便答应跟他去对付乡野三奇。鲁啸本是个好热闹的人，而且在乡野三奇那里吃过亏，也憋着要出一口气。

四个人悄悄从房间里出来，正撞见聂是非。聂是非开口问道：“你们这是去哪？”柯老三知道他心眼多，一时编不出谎话骗他。蒙昆和鲁啸都是粗莽之人，也不知如何回答。

白鹿司微笑着说道：“聂先生，咱们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小院子里，有点憋闷。我们正要出去走走，你要不要一起去？”聂是非说：“你们腿脚太快，我可跟不上你们。算了，你们去吧。我去看看公子有没有事找我商量。”蒙昆一把拉住他，低声说道：“聂先生，你可不能跟公子说我们出去了。”

聂是非看了他一眼，把他的手从自己胳膊上拿开，笑着说道：“我明白。你们呀，快去吧。再不走，我可要大声喊了。”蒙昆感激地点了一下头，快步窜出了院子。鲁啸等人也紧跟着去了。聂是非以为吓到了他们，用鹅毛扇子挡着嘴，咯咯地笑了起来。

说是乡野三奇，其实只来了两个，老大“江湖一担子”丘壑和老三“不醉酒”陈康，老二“野神仙”胡大夫却是没来。二人被挡在门口，耐着性子等了一会儿，正合计着要不要闯进去，忽见一个年轻人迎了出来。

祁少城走上前拱手道：“让两位大侠久等了。在下祁少城。不知两位前辈驾临本山庄所为何事？”丘壑见这年轻人彬彬有礼，便也用缓和的口气说道：“我们是乡野三奇。鄙人丘壑，这是我三弟陈康。我们有事要见山庄的新主人。请问祁天百是你什么人？”祁少城说：“那是家父。”陈康说：“原来是山庄的少主人。那好，祁公子，你现在带我们进去。我们有话要问问令尊大人。”祁少城说：“前辈有事能否先告知一二，我也好回禀家父一声。”丘壑说：“我看公子是个老实人，这里面的事你未必清楚。还是带我们去见你爹吧，只有他才能说得清楚。”祁少城见丘壑虽然手里拿着兵器，但是说话还算客气，不像是蛮不讲理之人，稍稍犹豫了一下，便抬手说道：“二位请。”

丘壑和陈康刚跟着祁少城走进院子，就见蒙昆和鲁啸快步走来。跟在他们身后的两个人，之前没有见过。蒙昆对祁少城大声说道：“祁公子，你不用担心。有我们在，他们闹不了事！”丘壑见蒙昆如此嚣张，必是有恃无恐，不禁把他身后那两个人仔细打量了一番。见一个是粗大的壮汉，一个是白衣的雅士，想来都不是寻常之辈。

祁少城忙说：“你们误会了。这两位是来拜会家父的客人。”蒙昆道：“什么客人！他们只会没事找事！你问问他们，来这里又想捣什么乱！”陈康挖苦道：“蒙昆啊，你真是不长记性！这些年你做过什么好事了？只会四处生事，次次受憋！怎么，今天又耐不住了？”“你！”蒙昆嘴笨，说不过陈康，便不想再打嘴仗。他当即招呼鲁啸等人：“跟他们没道理可讲！直接动手吧！”

四个人往前一冲，蒙昆和柯老三缠住陈康，白鹿司和鲁啸围攻丘壑，六个人便打将起来。

祁少城劝止不住，又不便出手解围，急忙跑进去找人。

蒙昆和柯老三，单个上都敌不过陈康。尤其是蒙昆，刚才谎称出来闲逛，并没有随身带着最拿手的兵器，徒手相搏，能力又减弱了不少。不过现在是跟柯老三联手。二人正好与陈康打个平手。

鲁啸自以为力气大拳头硬，但是丘壑号称“江湖一担子”，凭的也是一身力气。鲁啸跟丘壑对阵，占不到便宜。倒是那白鹿司，看似文雅书生，其实功夫不弱，手里一把纸扇竟可与丘壑的铁扁担周旋，丝毫没有落到下风。几十个回合下来，双方一时难分胜负。

忽然有人大喝一声：“住手！”六个人各自跳开，暂且停手，扭头看去。刚才喊话的是邵青堂。

蒙昆大喜，当即兴奋地叫道：“邵当家的，你来得正好！还不快过来帮忙？”丘壑稍稍打量了一下邵青堂，开口问道：“来的可是威震三关的邵青堂邵门主么？”邵青堂走到众人面前，拱手说道：“老夫邵青堂，乃是山庄天百兄弟的多年至交，恳请大家给个面子，莫再动手。”蒙昆面带不悦地说道：“邵当家的，你这是何意？你忘了……”邵青堂赶紧打断他的话：“蒙昆老弟，你先听我说！这里是天百山庄，大家都是客人，在这里动手成何体统？”白鹿司暗中盯着邵青堂，没有说话。蒙昆气哼哼还要再说，也被他示意拦下。

丘壑忽然问道：“日前有人到府上送信，不知邵门主收到没有？既然你也到了这里，不知邵门主对祁翁的事有何说法？”邵青堂不禁一愣，他没想到这两个人竟然也知道祁翁的事，但马上又说道：“信我收到了，也正是为此事而来。两位也是祁翁的朋友吗？”丘壑道：“也可以这么说。既然如此，就请邵门主跟我们一起去找祁天百，把事情当面分辨清楚。”邵青堂说：“老夫也正有此意。”

听着二人对话，蒙昆等人都是一头雾水，怎么邵青堂跟乡野三奇又成一伙的了？蒙昆正要开口问个明白。白鹿司赶紧拦住他，小声说道：“别急。先看看再说。”

眼睁睁看着丘壑、陈康跟着邵青堂一起往里走，蒙昆和鲁啸心有不甘，但心里也都明白，现在招惹邵青堂肯定是不行。以当前的形势，双方势均力敌，邵青堂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有胜算。他们虽然心有不甘，也只能暂时忍下。只有白鹿司慢条斯理地扇着扇子，若无其事。

邵青堂问丘壑：“还没请教两位尊姓大名。”丘壑说：“鄙人丘壑，这是我三弟陈康，还有个二弟今日没来。江湖朋友送个外号，人称‘乡野三奇’的便是。”邵青

堂说：“原来是乡野三奇，失敬失敬。丘大侠，请问祁翁的事，您是如何知晓的？”

丘壑说：“数日前在路上遇见的。我兄弟听闻此事，岂能袖手旁观？这才到山庄来问一问。既然邵门主先到了，以你和祁翁的交情，自然会替他出头。我兄弟只能算是帮忙的了。”邵青堂道：“两位大侠路见不平，仗义出手，邵某佩服。咱们不分彼此，一同解决此事便好。”

邵青堂并没有带着丘、陈二人去客厅，而是往后面走去。丘壑往客厅方向瞥了一眼，开口问道：“祁天百现在何处？”邵青堂说：“他听说两位大侠找上门来，自知无法交代，先躲到后面去了。我孤身来此，又有别的客人在，一直不便当面质问。现在他躲到清静处，咱们正好去问个明白。”丘壑点了点头：“也对。在外人面前他顾忌颜面，自是不会承认，说不好还会翻起脸来。咱们单独找他，只讲道理，希望他能迷途知返。”邵青堂说：“正是。”

进了一道小门，地势突然变低了，只能扶着栏杆沿台阶一级一级慢慢走下去。走在后面的陈康说：“要不是邵门主领着，我们决计找不到这里来。”邵青堂说：“我跟祁家父子相交多年，对这里多少了解一些。”绕过几块奇石，邵青堂指着前面假山的一个洞口说道：“就是那里了。”他走到洞口，向里面喊道：“天百兄弟，我带两位客人来访。我们进来了。”转身招呼：“两位大侠，请！”

洞口朝阳，里面不是很黑。丘壑和陈康相互看了一眼，迈步走入洞中。丘壑边走边说：“乡野三奇冒昧来访。祁庄主，打扰了。”里面没有任何回应。丘壑心中疑惑，回头问道：“怎么没人？邵门主……”他一回头，却见邵青堂并没有跟来，不由得一愣。邵青堂哈哈大笑，用手按动了石头上的一個机关。一道闸门骤然落下，把丘壑和陈康关在了里面。石门关闭，洞里一下子就黑了。丘壑和陈康大惊，跑回去推撞石门。那石门却纹丝不动。

陈康说：“大哥，这闸门是从上面落下的，我去把它搬起来。你看好洞口，小心他们的冷箭。”他蹲身下去，两手贴着石门往下摸索，终于在地面不平处找到一点缝隙，手指尖抠住，用力往上抬。丘壑问：“三弟，怎么样？”陈康说：“石门太重，我只能靠指尖抠着，使不出浑身的力气。动是动了一下，我一个人抬不起来。”“我也来。”丘壑放下铁扁担，也凑到近前。两个人抠住石门底缝，一齐发力。那石门动了，马上有亮光从底下透进来。

丘壑和陈康大喜，正待继续用力托起石门。一股烟气从石门下面的缝隙飘进来，二人不知不觉吸了。陈康惊叫一声：“烟里有毒！”二人顿时觉得浑身酸软，支撑不住。石门重新落下来。二人及时缩回手指，慢慢倒了下去。

蒙昆原想仗着人多把丘壑和陈康拿下报仇，鲁啸、柯老三也是憋着好好打一架，结果被突然出现的邵青堂给搅和了。三个人都觉得有些窝囊，气哼哼回到住

处。只有白鹿司若无其事地扇着扇子，脸上始终笑咪咪的。蒙昆有些不满：“白鹿司，今天不能成事，你很高兴是不是？”白鹿司笑道：“那你还想怎样？大家陪你哭一场你才满意？”

蒙昆质问道：“刚才你为什么拦我，不让我跟姓邵的理论？”白鹿司收起折扇，看了他一眼，说：“我是怕你坏事。”蒙昆愣愣问道：“我坏什么事？”白鹿司说：“你们以为邵青堂是来搅局的么？”听他这么一问，鲁啸和柯老三也围了上来。鲁啸问：“难道不是么？”柯老三也说：“这又不是他家的地盘。咱们在这打架碍他什么事，要他来管？”

白鹿司笑咪咪说道：“你们哪，真是粗人，就只会打架。真以为邵青堂是在帮他们么？呵呵，别的我不多说，我可以打赌，邵青堂比你我还想对付他们呢。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得手了。”另外三人都是一愣，难以置信地看着白鹿司。蒙昆说：“你怎么知道？”白鹿司故作神秘地笑道：“天机不可泄露。你们就等着瞧吧。”柯老三不满地说道：“你别阴阳怪气的！我怎么没看出来？”白鹿司看了他一眼，却忽然说道：“你的胡子该理了。”蒙昆半信半疑地说道：“要真是那样就好了。如果姓邵的只是来搅局，老子以后不会放过他！”

“是谁说话这么难听啊？”邵青堂迈步走了进来。蒙昆满脸尴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鲁啸问道：“邵门主，你怎么来了？那两个人呢？”邵青堂回身把门关上，走到四个人面前低声说道：“我已经把他们拿住了，就锁在后院的石洞里。你们想要怎样自去处理便是，只是别闹出动静惊扰了其他客人。”白鹿司得意地看了鲁啸和柯老三一眼。那二人当即点头佩服。

蒙昆挤到邵青堂面前问道：“邵门主，你说的可是真的？”邵青堂说：“当然是真的！老夫骗你作甚？蒙昆老弟，你以后可要嘴下留德呀。”蒙昆拍了拍自己的脑袋，作揖道：“哎呀，我刚才真是昏了头了！邵门主不要见怪！我这里给你作揖了。”邵青堂笑道：“不用不用。大家都是自己人。你跟他们到底有什么仇，明刀明枪就在这里打架？”蒙昆说：“这就一言难尽了。他们三番五次搅了我们的好事，一直没机会对付他们。没想到今天……幸亏有你帮忙！多谢多谢！”白鹿司展开折扇轻轻扇了两下，忽然问道：“不知邵门主跟他们有什么过节？也要出手对付他们。”邵青堂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一下，尴尬地笑道：“我跟他们能有什么过节？不过是为了帮你们罢了。好了，老夫还有事，就不在这里打扰了。”说着，转身就往外走。蒙昆忽然叫道：“邵门主，你把乡野三奇关在哪儿了？你不说，我们怎么找得到？”

曾婉儿正从门外经过，听见蒙昆叫出“乡野三奇”的名字，便停下脚步，靠近听着。

邵青堂从袖子中掏出一张纸，递给蒙昆：“这是关押他们的位置。白天行事多有不便，难免被别人撞见，你们晚些再去。他们被我下了药，又用铁链子捆了，跑不掉的。”蒙昆等人兴奋不已，再次道谢。

曾婉儿听他们说到“下药”的手段，甚为不齿，又想起自己提及有人去柳树沟行刺时祁天百和邵青堂的异常反应，知道这个邵青堂不是什么好人，那晚的行刺多半也和他有关。听到开门声响，曾婉儿急忙快步离去。她和乡野三奇打过交道，知道他们都是侠义之士，得知他们被邵青堂之流陷害，不忍心坐视不管，可是想了半天，也不知如何去管。蒙昆他们都是父亲招揽的人，只有哥哥才能节制他们，自己一时找不出理由让哥哥出面去阻止。

邵青堂从蒙昆他们那里出来，匆匆去见祁天百。祁天百正在厅里等他，把下人全都打发出去，开口问道：“兄长，外面闹事的究竟是什么人？”邵青堂落了座，低声说道：“是号称什么‘乡野三奇’的闲散汉子。”祁天百“哦”了一声，端起茶碗喝茶，也没把那两个人放在心上。邵青堂说：“这两个人倒没什么。可你知道他们是何而来么？”祁天百说：“无非是打此路过，听说山庄有热闹，上门闹一闹，想混个名声捞点好处。没什么打紧的。”

邵青堂冷冷说道：“他们知道老爷子的事，是上门找你讨说法的。”祁天百心中一惊，一下子站起来，手里茶碗的盖子险些掉在地上，急忙问道：“他们……人在哪里？没把事情吵嚷出去吧？”邵青堂心中暗笑，趁机邀功道：“贤弟放心，愚兄已经替你摆平了。要不是我应变得当，还不定闹出什么乱子呢。”祁天百把茶碗放下，作揖道：“多谢兄长。今日幸亏有你在。”邵青堂摆手道：“跟愚兄你还客气什么？我全都安置妥当了，你就放心吧。”

“是，是。”祁天百慢慢坐了。他仍然有些不放心的，问道：“现在他们人呢？”邵青堂说：“我引他们去了石洞。他们武功都不弱，跟曾家那几个手下打成了个平手。好在你那些机关倒还管用，他们现在就关在那里。”祁天百庆幸道：“幸亏刚才把石洞的机关告诉了兄长，不然还得劳烦兄长出手对付，兄弟于心何安哪。”邵青堂说：“你以为那道石门就能困得住他们？”祁天百一愣。邵青堂说：“那两个力气都不小，抠住石板就要托起来，幸亏我随身带了药粉，顺着缝撒了，才把他们制住。”“那就好，那就好。”祁天百虽然也自认为是一方豪杰，但是毕竟出身富裕之家，论江湖经验，跟邵青堂自是比不了。邵青堂说：“我已经把他们用铁链子锁了，只要你的铁链子足够结实，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逃跑。”

祁天百疑惑道：“兄长为何不直接把他们杀了？留着终究是个麻烦。”邵青堂笑道：“贤弟，你养尊处优，或许还不太清楚江湖上的事。他们号称乡野三奇，今日只来了两个，如果咱们把他们杀了，剩下那个日后必会想着上门寻仇。就算他

一个人掀不起什么风浪，谁知道他能请来什么样的帮手。到时候闹起来，你这山庄还想有宁日？”祁天百点头道：“兄长说得有理。不过，咱们把他们锁在家里，也终归是结了仇。一旦他们有机会逃了，还会把老爷子的事宣扬出去，那可如何是好？”

邵青堂端起茶碗喝了一口，得意地说道：“贤弟不用担心，愚兄早有打算。他们和曾家的手下有过节。我刚才已经去通报过了，那个姓蒙的早就忍不住要下手了。到时候，害死他们的是蒙昆等人，即便有仇家找上门，你只要把杀人的事推到蒙昆他们身上，这事便跟你山庄再无关系。”祁天百感激地说道：“兄长深谋远虑，兄弟佩服。这一次，我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报答兄长。”

邵青堂得意之余，趁热打铁：“事情已经摆平了，贤弟再也没有后顾之忧。现在咱们可以谈点正事了。”祁天百当然知道他所说的“正事”是什么意思，于是说道：“昨日小弟已经说过，想来兄长也没放在心上。我是真心喜欢九佳这孩子，想叫少城娶她过门，不知兄长意下如何？”邵青堂说：“少城这孩子也不错，我也喜欢。我看可以考虑。”祁天百很高兴，说：“这样咱们兄弟便是亲上加亲，不分彼此了。”他心里想得明白，只要把邵九佳娶进门，邵青堂跟他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再也不用担心老爷子的事会泄露出去。而且成了儿女亲家，恐怕邵青堂也不好意思再要那千两黄金的酬劳。

邵青堂何等精明，一听他说“不分彼此”，赶紧说道：“孩子们相亲相爱自是好事。只是便宜了贤弟你。我把女儿养大，白白送给你祁家了。到时候，我养老跟前都没人。”祁天百暗自叫苦，看来这一千两黄金的事是赖不掉了，今日又蒙他帮忙对付了乡野三奇，只怕还会要得更多，于是赶紧说道：“兄长说笑了。既然兄长也同意，那咱们早点把这事儿张罗了。到时候，兄弟必定有一千两黄金的心意送到府上。”邵青堂心中暗骂：“这厮把原定的一千两黄金当作两用，连娶亲的彩礼都省了！”只是这一千两黄金着实不少，他即使再贪心也要顾及些脸面，不好再另做要求，于是说道：“难得贤弟一片诚意，就按你说的办。”

祁天百见他答应，很高兴，当即说道：“我这就把少城找来，他听了一定欢喜。”邵青堂站起身说：“那好。我也回去告诉九佳，趁这几日，让她多跟少城亲近亲近。”祁天百把邵青堂送出大厅，命人去叫祁少城。

邵青堂给女儿找了个好人家，又确认了一千两黄金的承诺，高高兴兴地回到住处。邵九佳正在自己房里想事情。邵青堂迈步走进来，开口问道：“九佳，想什么呢？”邵九佳忙站起来：“没什么。爹，什么事这么高兴啊？”邵青堂坐下来，眉飞色舞地说道：“好事。爹当然高兴了。是你的好事。”邵九佳一头雾水：“我的好事？我有什么好事？”邵青堂说：“你岁数也不小了。前两年，那么多人家找

上门你都不乐意，爹都依了你，是爹也觉得他们配不上你。如今总算有合适的送上门了。”

邵九佳撒娇道：“爹，你又说这个。都还没问过女儿，怎么就知道是合适的了？”邵青堂说：“这位公子你已经见过，人长得英俊潇洒不说，人品也好，家世也好。爹觉得跟你很般配。”邵九佳马上想到了曾可以，心念一动，脸不禁红了。

邵青堂见了，笑着说道：“知道爹说的是谁了吧？怎么样，你满不满意？”邵九佳娇羞地叫了一声“爹——”，转到邵青堂背后，用很小的声音说道：“那也得看人家愿意不愿意啊。”邵青堂笑道：“这个你放心，是人家主动提出来的，他们还怕我不答应呢。现在只等你点头了。”

邵九佳一想到是曾可以主动求亲，别提多开心了，扶着邵青堂的肩膀轻声说道：“我听爹爹的。爹说合适就一定合适。”邵青堂回头看着她：“这么说，你同意了？”邵九佳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顾不得再作矜持，用力点头道：“嗯，我愿意！”

邵青堂见女儿答应了，起身说道：“那好，我现在就去告诉你祁世叔，早点把这个事定下来。”邵九佳一愣：“为何要告诉祁世叔？是请他做月老吗？”邵青堂笑道：“傻丫头，亲家公怎么能当月老？自然是我们两家把这个事先定下来，再去请媒妁见证。”

邵九佳惊问道：“爹，你说的公子是谁呀？”邵青堂说：“还能有谁，就是你祁世叔家的独子、天百山庄的少主人，祁少城嘛。你不是已经见过了吗？”邵九佳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呆了半晌才开口说道：“爹，我不嫁！”邵青堂一愣：“你这是怎么了？刚才还说得好好的，这会儿怎么又不嫁了？”邵九佳低着头扭捏了半天，终于说道：“我以为……谁知道……哎呀，我刚才说的……不是他。”邵青堂稍稍愣了一下，重新坐回来，望着女儿问道：“那你说的谁？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寒正走到门口，刚要进来找邵九佳，一眼瞥见邵青堂坐在里面，忙闪到一旁，竖起耳朵听着。邵九佳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说道：“我说的是……曾公子。”江寒心头一痛，闭上眼睛靠在墙上。

邵青堂望着女儿看了良久才开口说道：“你怎么不早说？刚才爹已经答应了祁家，再要反悔只怕……”他担心的不是别的，而是那一千两黄金。对邵家门来说那可是一笔巨额财产，错过了这次机会，恐怕以后就难以得到了，叫他怎能不心疼。

邵九佳说：“这种事女儿怎么说得出口？爹你最疼我了，把祁家的事回了吧。”邵青堂沉思了一会儿，说道：“爹已经知道你的心意了。爹可以答应你，不过，你也得答应爹一件事。”邵九佳连忙答道：“爹，你说吧。只要不让我嫁给祁